

張右史文集

二

張子船

PDG

張右史文集卷第二

賦

涉淮賦

涉清淮之浩蕩兮聊以豁吾之幽憂轉峽石  
而下泛兮觀波濤之複流何佛廟之巍峨兮  
隱兩山之幽眇東崖之飛閣兮納萬里之  
清秋昔淮人之倔強兮恃江左而不賓方中  
原之多故兮遂竊帝而稱隣遭世宗之勃興  
兮乘累聖之威神盡疾馳而奉命兮戈二揮

而遂臣始盤桓于壽春兮蓋嘗挫而益振驅  
貔虎于順流兮臨長江之廣津馳千里之玉  
帛兮擁百萬之精軍計其一時之氣兮固叱  
咤而風雲嗟百年之幾時兮山川儼其如新  
忽人事之幾變兮撫墟廟而湮淪訪遺事于  
樵夫野人之談說指餘迹于荒城故壘之荆  
榛徒見夫雲悠悠而朝出水漠漠而東流飛  
沙鷗于晴渚聽夜鷺于行舟彼時豪盛此日  
廢昔人功業今人愁嗟夫旦之心暮不可求

前之迹後不可再胡為寂寥之前古乃以興  
亡而感慨雖物至盛者其存也宜久勢極大  
者其亡也可驚方登臨而遠想豈獨予兮忘  
情

涉淮後賦有序

余甲寅之秋自正陽涉淮作涉淮賦既至泗  
之臨淮邑之東南皆淮也朝游夕濟凡淮之  
驚畏風濤之變無不歷之矣今秋又以事之  
東海至漣水入漣河舟人告余曰淮水自是

入海矣予生二十有二年吳楚秦蜀之國來  
往殆徧竊悲其跡之不常作後涉淮賦以自  
廣云

浩淮流之湯々兮蕩余舟以沿汭嗟我居之  
不常兮未暮歲而再來始進棹于正陽兮睨  
下蔡之窮城界陳許之北壤兮望荆塗之兩  
山緬川原之迴複思萬功而慨然爰係舟于  
徐邑兮浸淮隅之兩壩駕長帆于朝風兮凌  
星河于夜端豈所覽之未周兮恨未窮其本

原忽行役而南去兮稅吾楫于清漣指溟渤  
于西北兮曰此淮流之所還彼百川之歸海  
兮吾固知其必然惟循源而極末兮哀余迹  
之未安當天時之晚秋兮風露慘其既至山  
峭々而瘦出兮水紺潔而無滓曳孤輪而忽  
驚兮出游鱸于短蓑白鷺飛而下來兮翩如  
避世之君子酒芳香而盈盞兮吾陶々而日  
醉方頽然而遺形兮孰卑高而賤貴彼貴者  
樂其府兮富者懷其資無二者之累余兮何

羈游之足悲窮天下之奇觀兮極覆載之所  
藏膏吾車而勿反兮畢吾世而徜徉

雨望賦

談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電霽飄風擊而雲  
奔曠萬里而一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  
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旣  
定盛怒已泄雲逐々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  
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  
然惟見夫川平而野濶夫雲霞風月之客雷

而電電之變非巧力之能為益人間之絕觀  
必也登雄樓杰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  
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  
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觀聽于尋丈顧所欲  
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暮秋賦

嗟余志之莫就兮哀天時之不予謀歲冉々  
以將暮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昔吾之既有知  
兮獨信道而不顧鞭吾駒之不戒兮眇一世

而獨驚儼章甫以自好兮安知越人之異容  
恃所持之不欺兮謂彼此之情同夫何事物  
之多故兮因少愚而老智彼善惡豈有常兮  
固繫夫一世之賤貴或指礫以為玉兮人皆  
知其不然衆既訛而莫返兮事隨信而名遷  
偽言實于衆舌兮至寶賤于獨知正無助者  
必危兮惡乘朋而或濟決大河而東奔兮挽  
余舟而上沂嗟爾楫之幾何兮蛟龍鬱其方  
怒外既揆而度內兮考舊好之同異韜九襲

以深藏兮固可死而不可試  
卷杜蘅之幽佩兮  
芑芳蘭之翠衣  
畏九畜之不揚兮  
時竊陳以自戲  
怨所資之不售兮  
非達人之宏規  
彼廢興之有命兮  
何憂樂之足係  
奏吾琴之憤怨兮  
酌吾酒之冽清  
攬芳桂與秋菊兮  
聊以駐吾之顏齡  
吾又將之夫深山兮  
遂絕世而遠去身  
九浴而後衣兮  
齒三滌而後咀  
納冰霜于胸中兮  
蕩焦腸之宿汚  
求仙人之奇術兮  
與彭咸乎為伍  
彼君子之蹈道兮  
曷急世

之有知聊逍遙以卒歲兮樂天命而不疑

超然臺賦有序

蘇子瞻守密作臺于園命以超然  
命諸公賦之余在東海子瞻令劉

貢父

來命

或有疑于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  
名其所以然耶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  
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  
豈不以為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自以為  
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

所以然耶彼方自以為超然而樂之則是其  
心未免夫有累也客有應之曰吾豈以子之  
言非耶吾方有所較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  
予視世之賤丈夫方奔走勞役守塵壤握垢  
穢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絕去芥  
視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  
耶今夫世之富人日玩其金玉而樂之是未  
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真能富矣夫惟  
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將何所

忘耶予以謂將忘超然為真超然則其初必  
有樂乎超然而後忘可能也予以謂樂夫世  
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  
能至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岌岌兮曠四顧而無窮環群仙于  
左右兮瞰大海于其東棄塵壤之喧卑兮揖  
天半之清風身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鶴與翔  
鴻莽丘原之茫茫兮弔韓侯之武功提千乘  
之富強兮憑百勝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

哀墟廟之榛蓬有物必歸于盡兮吾知此臺  
之何恃惟廢興之相召兮要以必毀而後正  
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存之幾何聊徼樂  
于吾世兮又安知夫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  
兮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又  
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  
此其所以為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  
存物我于其間客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  
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惡世方奔走于物

外兮蓋或至死而不顧眇如醯雞之舞甕兮  
又似乎青蠅之集汙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  
守而不能去較此樂于超然兮謂孰賢而孰  
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  
以直至今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  
然者果不能造至樂之淵乎

鳴蛙賦

有序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  
千計聲鳴不絕夜為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

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遺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為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五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于室于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懼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話若噦而嘔若咽而嗽瘡者之呼吃者之鬬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夫蠻歌野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于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

燭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  
謁曰蛙群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灰驅  
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酷  
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  
語群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  
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孰惡爾奚自  
私己厚蛙薄叅通彼己樂我自然弭爾怒心  
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  
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